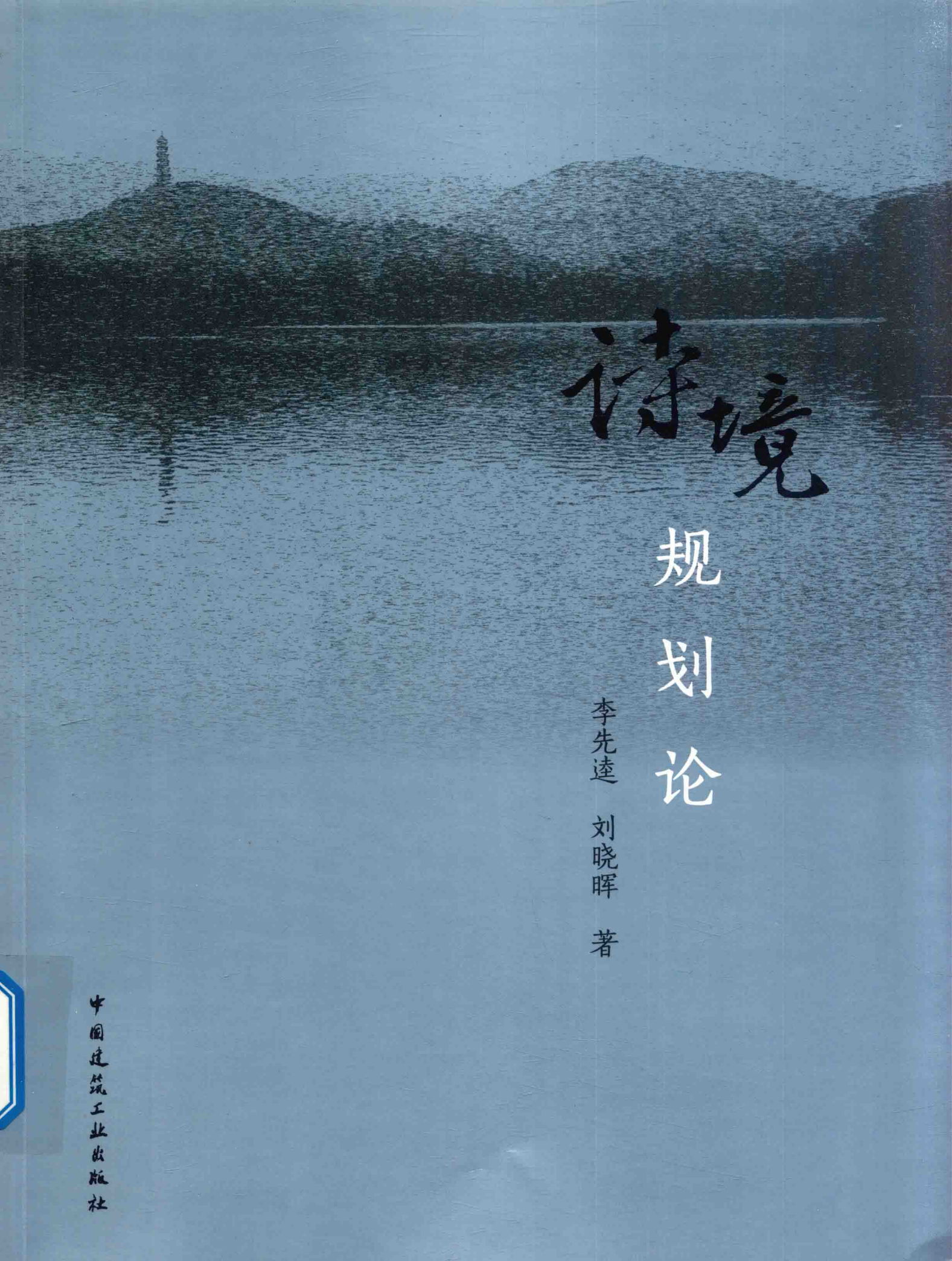




诗境

规划论

李先逵 刘晓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诗境 规划 论

李先逵 刘晓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境规划论 / 李先逵, 刘晓晖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112-20528-8

I. ①诗…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9699号

责任编辑: 李成成 董苏华

责任校对: 王宇枢 张 颖

封面设计指导: 贺 伟

诗境规划论

李先逵 刘晓晖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缤索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 15³/₄ 字数: 373千字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99.00元

ISBN 978-7-112-20528-8

(2977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1 规划设计理论的诗境缺失

1.1 规划设计理论的困境	02
1.1.1 环境危机的挑战	02
1.1.2 “人文困境”的迷茫	03
1.1.3 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缺失	04
1.2 规划设计理论的诗意追求	05
1.2.1 “诗之国度”的文化唤醒	05
1.2.2 “诗意栖居”哲学思想的启发	06
1.2.3 “山水城市”思想的昭示	07
1.2.4 “建筑意”的点悟	07
1.2.5 人文美学修养的培育	08
1.3 诗境规划设计理论的展望	08
1.3.1 对中国特色规划设计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08
1.3.2 对规划设计理论本质的提升	09
1.3.3 对诗境规划设计理论方法论的探索	11

2 诗之国度与诗境

2.1 诗之国度	13
2.1.1 中国文化发展始终与诗相伴	13
2.1.2 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14
2.1.3 中国人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的诗化	15
2.2 “诗之国度”的精神智慧——诗境	16
2.2.1 诗境的概念	16
2.2.2 意境的缘起与认知	16
2.2.3 诗境的语言学表意特征	20
2.2.4 “诗境”的文化内涵	22
2.3 诗境的美学意义	24
2.3.1 诗境的自然美	24
2.3.2 诗境的情感美	26
2.3.3 诗境的创意美	26

3 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诗境营建

3.1 诗境表现的中国传统建筑	30
3.1.1 传统建筑的诗学表达	30
3.1.2 建筑群体对诗词格律的感应	34
3.1.3 建筑营造的浪漫诗意与匠心巧思的技术理性	37
3.2 诗境化身的中国园林	39
3.2.1 诗情画意的艺术天地	39

3.2.2	诗韵浸染的园景领悟	40
3.2.3	诗境伴随的园林发展	42
3.2.4	各具旨趣的园林意境	43
3.3	诗境意蕴的中国传统聚落与城镇	52
3.3.1	诗文化培育的栖居佳境	52
3.3.2	天人合一的风水规划	54
3.3.3	与山水交融的诗意	57
3.3.4	诗学诠释的城市气质	58
3.3.5	诗化的“八景文化”	61
4	西方规划设计思想诗境意义评析	
4.1	西方古典城市规划思想	66
4.1.1	古希腊时期	66
4.1.2	古罗马时期	68
4.1.3	中世纪时期	69
4.1.4	文艺复兴时期	70
4.1.5	启蒙运动时期	72
4.1.6	从“诗境”观看西方古典城市规划思想	72
4.2	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思想	74
4.2.1	偏向人本主义的规划思想	74
4.2.2	偏向理性主义的规划思想	76
4.2.3	“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80
4.2.4	生态环境观的转变	81
4.2.5	规划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新开拓	83
4.3	西方园林与诗境	85
4.3.1	源起伊甸园	85
4.3.2	西方古典园林源流	86
4.3.3	西方园林的转变	91
4.3.4	西方现代园林的走向	93
5	诗境空间的营造	
5.1	从“功能空间”走向“诗境空间”	97
5.1.1	建筑空间理论的发展	97
5.1.2	诗境空间	102
5.2	“诗境空间”特质	103
5.2.1	有灵性的空间	103
5.2.2	有层次的空间	104
5.2.3	有意味的空间	105
5.2.4	有教化的空间	106

5.3	“诗境空间”原理	108
5.3.1	师法和顺应自然,营造和谐意象	108
5.3.2	灌注人文艺术,升华审美品位	114
5.3.3	显现个性特色,表达真情创意	119
5.4	“诗境空间”设计观	122
5.4.1	“诗境空间”理念的价值	122
5.4.2	“诗境空间”设计程序	124
6	诗境城市的创造	
6.1	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成就与问题	129
6.1.1	城市规划建设的改革发展成就	129
6.1.2	城市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	129
6.2	规划建设指导思想的定向	133
6.2.1	规划建设问题的审思	133
6.2.2	规划思想的时代要求	135
6.2.3	诗境中的乡愁文化	136
6.3	“诗境城市”思想及其特性	138
6.3.1	“诗境城市”概念	138
6.3.2	“诗境城市”特性	139
6.4	“诗境城市”规划策略	141
6.4.1	山水美学策略	141
6.4.2	生态科学策略	146
6.4.3	文脉主义策略	150
6.4.4	风水借鉴策略	156
6.4.5	诗学修养策略	159
6.5	西安规划“诗境”蕴含解读	164
6.5.1	山、水、城关系系统筹	164
6.5.2	承续名城唐风	166
7	住区规划建设的诗意栖居	
7.1	住区规划建设的进步与误区	175
7.1.1	人居环境的改善与进步	175
7.1.2	住区规划建设的误区	176
7.2	住区环境艺术特征	180
7.2.1	回归自然、闲适温馨	180
7.2.2	人情味浓、归属感强	181
7.2.3	生态技术人本为上	183

7.3	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诗意栖居”	184
7.3.1	住区环境设计“妙造自然”	184
7.3.2	住宅建筑“新中式”创意	186

8 风景名胜区的诗境提升

8.1	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与诗境遗产	196
8.1.1	风景名胜区的建设成就	196
8.1.2	风景名胜区范例的诗境遗产	196
8.2	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问题	201
8.2.1	指导思想的偏差	201
8.2.2	风景名胜区建设的误区	203
8.2.3	风景区开发的乱象	204
8.2.4	教训与反思	205
8.3	树立规划指导思想的诗境观	207
8.3.1	风景审美诗境的滥觞与发展	207
8.3.2	诗境是风景名胜区的灵魂	207
8.3.3	提升诗境观在风景名胜区规划中的主导地位	210
8.4	风景名胜区诗境规划理念与原则	210
8.4.1	“顺其自然”的维护——理念之一	210
8.4.2	诗境升华的弘扬——理念之二	213
8.4.3	确保诗境的技术原则	216
8.4.4	风景旅游城市规划的诗境协调	219

9 永恒的诗境追求

9.1	诗境思维的培育	221
9.1.1	诗境思维激发创作活力	221
9.1.2	诗境思维追求情景和谐设计	221
9.1.3	诗境思维浓缩心灵感悟	221
9.1.4	诗境思维滋养民族文化精神	222
9.2	诗境理想的召唤	222

10 结语

附录 规划设计诗境追求案例实践

参考文献



规划设计理论的 诗境缺失

1.1 规划设计理论的困境

1.1.1 环境危机的挑战

人居环境危机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和人类生存的前景。

千百年来，“雨”一直都是诗人笔下经常出场的重要角色，然而1852年，英国人发现天上的雨水不再让人诗意盎然，因为降下的是酸雨。一场酸雨下来，水质污染、水生物死亡、作物减产……19世纪以后，自英国开始，西方步入了以工业大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进步，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剧烈地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过去时代的物质生活，克己俭朴是主流，但现代生活方式却是鼓励提高消费乃至超前消费，生产的目标就是竭尽所能去刺激永无止境的人类物欲，于是人类向地球无节制地索要，向自然掠夺式索取。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所到之处留下如此景象：一面是依靠过度的生产与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去装点现代社会的繁荣；另一面却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一路上铺满发展的“鲜花”，却奔走在通向非理智繁荣的道路上，导致20世纪以来，人类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却又面临城市人口猛增、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居空间日渐恶化。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发展思路和建设模式带来的问题，其背后是物欲膨胀而向自然过度攫取。回想有人曾问圣雄甘地，印度独立后的生活水平能否赶上原来的宗主国——甘地回答说：“英国为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的一半的资源，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需要

多少个地球？”甘地所质疑的是这种以资源高消耗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它从19世纪英国开始，到20世纪美国继承其衣钵，正如学者陈友芳所说“而后多数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一直把这种生活方式当作梦寐以求的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化’”。向自然过度攫取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不恰当发展思路与建设模式，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危机。

生态环境的危机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变本加厉地出现，大量触目惊心的负面消息不断出现。事实上，我国生态安全已是危机四伏、形势严峻，生态环境整体还呈恶化趋势——水资源匮乏，全国600多个城市中2/3城市供水不足；水体污染突出，只有不到10%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放，全国80%河流受污染；大气污染加剧，其中全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土壤酸化、盐渍化，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全国90%以上的草原退化；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仍呈下降趋势，人均积蓄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7；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生物多样性减少……以至于不断有人发出危机警告。

回顾历史：1950年代末大炼钢铁，滥伐林木；1960、1970年代挖山、填湖造田，成片山林和湿地毁坏；1980年代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90年代后大规模城市开发异军突起，铺大摊子、急上项目、盲目地开山采矿、圈地建厂、重复建设……这其中有的是因“无知”，有的却是因为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不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明知故犯”，还美其名曰：“先

建设,再环保;边建设,边环保;先破坏,再恢复;先污染,再治理”。如此等等,无论“无知”还是“明知故犯”,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摧残,使生态环境受到不可修复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日趋严重。

大量事实证明,没有从伦理高度上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非理智的发展思路和建设模式是造成生态灾难的重要原因。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不但没有解决环境问题,反而加重了环境危机。当我们一面陶醉于巨大的规划建设成就时,一面却见到城市建设的大量败笔以及环境被肆意地污染,不得不扪心自问这规划设计出来的人居家园符合我们的初衷吗?

1.1.2 “人文困境”的迷茫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另一个伴随问题就是以人性的异化为表现的“人文困境”,其结果表现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退化与麻木。

导致“人文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1]该学派从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开始,进而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18世纪启蒙运动以“理性”精神破除了中世纪宗教神学权威和迷信,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启蒙运动的“理性”把自然界归结为可掌控的对象,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思维或理性就成为一种具有抽象普遍性与可重复性的‘思想机器’或‘工具理性’,它们所内含的社会、历史、人类的意义全部被取消了,并且工业实践使这种理性进一步物化”。

不少学者认为,“工具理性”以征服和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和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工业文明来主导人类文化精神,最后导致了“工具理性”的霸权,一方面表现为讲究实用,以大批量工业化和机械化的高效率赢得了人对自然

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工业文明产生了一个庞杂的社会网络,它的生产技术、阶级结构、科技组织、社会管理、群众心理等都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使社会按照“理性化”或“技术化”的原则在这个机器中运转,工具理性“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个性和自由,大多数人对于加诸于他们的社会秩序毫无条件地服从,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完成着这种暴政的机器,导致人的物化(对象化)、机器化、平均化,人越来越丧失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天性”,因而“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以及“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今天,“异化”已不再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已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文化问题,即世界性的人文困境。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具有一定情绪性,是否都归结为“工具理性”还可以探讨,但其批判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尤其是该学派“重建非人性压抑的文明”之主张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代中国因为国情特点,这种“人文困境”处于更严重的程度。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来自西方,现代化发展与建设模式也是向西方学习,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带来了文化断层和迷乱的价值观,冲击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角色认知,人文伦理退居于工具与功利之后,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文困境”的冲突恐怕更为激烈。至少在城市规划建设领域,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我们的城市与过去相比日新月异,但是快速盲目的扩张、无处不在的大兴土木,剧烈地改变着自然大地的肌理,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也大量地破坏了旧有聚落,居民的记忆被打断,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城市里充满着冷淡疏离,对未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一味地抄袭,低层次地克隆。

“人文困境”在规划设计专业上容易导

致两种倾向，姑且称之为“专业傲慢”（自以为是的风气）和“专业惰性”，其结果专业人士最后变成段天茂先生所说的“野蛮人”（段天茂，1999）——规划设计师们只求任务性地满足甲方领导意图和简单的规则框框以便顺利拿到设计费用，而对环境丰富的意义和人性丰富的内涵较少用心去发掘，规划设计只是“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所谓“编制”，规划设计院成为争取超额利润的“工厂”流水线。这在开发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旦“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了规划设计师的唯一“准则”与“上帝”，理想的人居环境空间就如同逝去的乌托邦，导致许多城市一经规划设计，反倒变成一个扭曲、冷漠的城市。

1.1.3 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缺失

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世界性的环境恶化和人文困境，个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中华文化精神传承的缺失，有学者称之为“失语症”。中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文化发展却没有表现出一个悠久文明古国和泱泱大国应有的风范，正如学者曹顺庆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

究其根源，新加坡人伍德扬先生之感叹或许可以作为解释。他自幼通过书本了解中国并且充满向往，但实地到中国试图找到“传说中的”中国建筑风格和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却大为失望，于是他在《现在的中国吗？》一文说：

“中国大陆太多政治动乱：破四旧、打倒孔家

店、‘文革’十年浩劫……现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变得面目全非……我在中国的感觉是，一部分中国人与前人不同之处乃是对传统的冷漠和缺乏尊敬……作为千年古都的北京，似乎缺少了文化自信。”

的确，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中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其迎来西方科学文化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同时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极端鄙视与唾弃也值得反省。这种情绪的发酵，加上特殊时代的政治功利需要，至“文化大革命”发挥到顶峰，表现为对华夏自己的历史文化乃至世界优秀文化均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及文化精神在中国受到严重摧残，以至于今天整体性的文化“失语”。

“失语”在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表现之一是对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的无知和保护不力，尤其是对待历史文化旧城街区上甚至是有意识破坏。“失语”本身就是文化素养低下的结果，无知者无畏，由此造就部分好大喜功的官员、利欲熏心的开发商和自以为是的规划设计师们在城市建设上恣意妄为。有报道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在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例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1999年11月11日夜惨遭摧毁、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老街区被拆……

“失语”在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表现之二，是缺乏在融会贯通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特色的创新。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导致的盲目崇洋，跟着别人亦步亦趋，缺乏自主创新的主张，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毫无原创性的贡献。表现在规划设计上，就是往往少动或不动脑筋，照搬模式，不针对具体环境“量体裁衣”，导致城市固有风土和历史传统被抹杀，中国现代城市在缺乏文化精神浸润之下，失去了个性，失去国籍，形成冷漠的无机的街市。

在规划设计上有特色地创造，需要设计师充满民族文化的底蕴，曾有人说：当我们欣赏意大利时装的时候，我们无不为时装设计师们的奇思妙想所惊叹，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不是，它们反映了西方人骨子里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拉菲尔、罗丹的艺术，流淌着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那代代相传的美学教育。那么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美学教育是什么呢？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山水图画与苏州

园林……无不美妙绝伦，可是我们没有把祖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很好地传承下来，民族文化精髓之“血液”没有在我们身上充分地“流淌”，我们“骨子”里的东西已被改造，难以在厚实的文化底蕴上推陈出新，于是在规划设计的工作中对于中国文化只好哑然“失语”了。中国人如果丢弃了自己的话语，丧失文化之根，最终也会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园。

注释

[1]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为主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主要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等。“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并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现代

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特色，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以科学、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的法则规律，他们更进一步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例如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1.2 规划设计理论的诗意追求

1.2.1 “诗之国度”的文化唤醒

风雅情趣、诗骚传统，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中，中国曾经是一个诗的国度。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有一条万变不离其宗的情感线索，那就是诗文化。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早期的《诗经》、《楚辞》，到汉代乐府辞赋、魏晋南北朝民歌与骈语，又经唐诗、宋词、元曲的“代代文学之盛”，至明清两代诗词楹联歌赋的全面繁荣，精彩绝伦，金声玉振。

中国古人以诗交接天下，出使四方；以诗匡人伦、成孝敬，安邦治国；以诗取士用人；以诗自娱和娱人。志向高远者以诗抒怀写志，人生失意者以诗安顿生命精神。诗包孕着丰富的人生意蕴和情感资源，中国古人就在那诗的涵咏吟诵中找到从浮华喧嚣中回归宁静和淳朴的精神家园。最终，诗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一词，最早在《易经》中表述为“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强调的是人文精神的

化育生成功能。千百年来,作诗、吟词一直都是中国人之人文精神化育生成的重要方式,在孔夫子“不学诗,无以言”的圣训之下,两千年来,诗以其特殊的魅力,能对人的精神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直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

西方学者艾略特说,“诗歌代表一个民族最精细的感受和智慧”。而我们从中国千古流芳的诗中看到的正是国人一脉相承的诗性智慧和追求诗学意境的审美品格,并且把这种智慧和审美品格渗透到建筑、园林、城镇等人类生活环境的各个层面。诗在几千年中创造着精神文明最璀璨夺目的辉煌,它使中国人精神飞扬、灵气生动、感觉精微、追求高远深邃的精神家园和高雅粹美的生活境界,把人生价值与审美价值结合起来。

今天,这些风采不绝的诗学文化再次唤醒我们久已被遗忘封存的、有些麻木的心灵。在当代规划设计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意栖居和倡导规划设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时候,为什么不向华夏这些充满悟性和灵慧闪光的诗中去寻求我们的文化底蕴呢?为什么不向华夏这些俯拾皆是各种精思妙想的诗中去重塑规划设计当代最具活力的文化精神呢?

1.2.2 “诗意栖居”哲学思想的启发

“……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eidrich Holderlin)的诗句,在他的诗作中,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上帝的缺席”和人类对于“失乐园”的回忆。在唯利是图、技术至上的现代社会,人失去了与世界、与自然、与历史的联系而变得无“家”可归,只能在记忆中寻求精神故乡与乐园,由此发出“诗意栖居”的吟唱向往。

这一诗句又倍受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喜爱而加以引用,以表达他对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之追求,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栖居是因为诗之创建而获得奠基,所以人生存的

基础根本上说是“诗意的”,这就是他的“诗意栖居”哲学思想。

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哲学思想是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中生成的,他要走的路既非科学实证主义,也非传统形而上学,更不是康德式的以认识论对科学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人文价值进行统一,而是要在更本源的地方把握主客未分的“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产物现代技术世界进行批判,发出了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的呼声,并由此走上了关于诗人、思想家和诗的思考。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诗意地栖居”,是由于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已背离了它,当人们沉溺于物质的贪欲与功利时,诗意却早已离人而去,甚至连“居住的家园”也消失殆尽。如何才能使人类走出无“家”可归的困境呢?为此,海德格尔提倡学会思,提倡诗性言说,“唯有诗化才能度量栖居之维向,因为诗化是真正的筑造,诗化使栖居第一次进入了自己的本质”。因此,作诗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度量,以诗化的语言使存在澄明,这纯然的澄明恩赐每一空间、每一时间,使时空诗意地敞开。

对于处于中国文化语境的人来说,“诗意栖居”哲学思想虽然在表述上不可避免存在着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烙印,但其关键性思想却和古老的东方文化智慧不谋而合,说明“诗意栖居”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系统体现了一种人类历史的纵贯性和带有本体论意义的深刻性,说明“诗意”的生活理念实际上是人类共同而相通的文化追求。

因此,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哲学思想从产生伊始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哲学、美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当代的生态主义与新的科学观念也从他的思想中吸取智慧和支持。今天,在规划设计领域,这“诗意栖居”的哲学思想同样敲击着我们的心灵和世界,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1.2.3 “山水城市”思想的昭示

20世纪90年代,当钱学森先生首次提出“山水城市”思想后,立刻获得了规划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极大的反响。首先,其矛头直指当代中国人居环境的恶化问题。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国产业的大发展而获得“世界工厂”称号,一方面却面临以极大的生态环境付出作为代价,“山水城市”提醒了我们的“生态”意识,所以有学者说“山水城市”是“中国式的生态城市思想”。

“山水城市”思想获得极大反响,还在于它针对了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传承缺失的问题,特别是其中包含了规划设计领域的中国文化精神失落问题。因为“山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非只是物质性的山和水,而是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故“山水城市”思想所带来的文化意义,对于处于中国文化长期“失语”状态下规划设计业界与学界,不啻是一道久违的彩虹,给人带来特别的欣喜。

“山水城市”思想为我们开启了什么样的视野和方向呢?实际上,钱学森先生提出“山水城市”思想时,就与中国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在1990年写给吴良镛先生的信中明确地说到“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造‘山水城市’的概念”^[2]。这里,山水诗词是中国诗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古典园林的显著特征也在于那充满幽情与雅致的诗情画意,而山水画的魅力所在正是那诗画一体的感人意境,最终它们发展到极致均指向“诗境”,“山水城市”同时就是一个富含“诗境”之城市,各个城市均印证了的城市与山水环境融合的诗意,例如苏州——“万家前后皆临水,四槛高低尽见山”、常熟——“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传统“山水城市”都蕴含丰富的“诗境”表现,开启了城市规划设计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而又积极注入“人心”(人的情感与关怀)以建立人与自

然间的审美关系这样一种中国诗文化方式的审美视野和文化方向。

总的来看,从“山水城市”思想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它所开启的既与世界主流的“生态城市”思想相契合,又具备中国文化修养传承的视野与方向,值得我们沿着“山水城市”思想所开启的视野与方向继续深入拓展与研究。本书关于“诗境规划设计”的概念即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提出和进行的,并特别强调实践于中国当代规划设计的具体工作,而不仅限于就历史谈历史、就理论谈理论。

1.2.4 “建筑意”的点悟

梁思成、林徽因1932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首次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什么是“建筑意”?首先看看梁思成、林徽因自己的解释:“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无论哪一个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这里,梁思成、林徽因所提出的“建筑意”是指由建筑及其实体环境带给人的综合感觉——建筑及其环境有着强烈的实体感及其形成的空间感,身临其境可以给人以独特感受,传达出原始地脉信息,也传达出艺术家的意匠,并且因为建筑有着比人的生命长得多的存在时间,可以让人产生特殊历史厚重感的悠悠怀古抚今之情。

“建筑意”重在蕴藏在建筑深处的,或者说超越建筑具象形态之上的丰富意义——“意”,即建筑的精神价值、美和所形成的艺术氛围,以及所蕴含的人文意涵等。这对于我们摆脱当前规划设计的困境、追求规划设计的文化特色是一个点悟。

1.2.5 人文美学修养的培育

“我是用诗人的情感搞水利的，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又是一个诗人。”

黄万里，水利工程专家，当年对三门峡大坝建设有异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在当年水利水电界的专家中只有他具有独到的诗情般的见解所表达的真理，为什么？

学者单之蔷评论说，“黄万里的诗歌帮助了他，那些专家们只有技术一只眼，而黄万里还有另一只眼：诗歌”，他在考察三门峡大坝的诗中写道：“……行见渭滨仓廩实，翻为云梦鱼虾没。……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注释

[1] 易经·贲卦·传

[2] 转引自傅礼铭·钱学森山水城市思想及其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67.

对于某些水电专家，江河在他们眼里看到的是处处的大坝坝址，但看不到里面是“炊烟袅袅的村庄，暮归的羊群，荷锄的农夫”，黄万里先生却看到了。这是与天地同乐的诗人眼光和关怀苍生的诗人情怀使他看到了。这是中华民族诗教传统之结果，中华民族之诗教以人文精神为指标，目的就在于为人类立心立命，利国利民。

对于一个规划设计专业者，更需要在已成为习惯的专业技术眼光之外用这样的“立心立命”的天地诗人的眼光和情怀去看待问题，即：科学的态度+人文美学修养——一个真正工程师的全面素养！

1.3 诗境规划设计理论的展望

1.3.1 对中国特色规划设计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1）树立规划设计“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中国传统文化，以诗学为代表，是热爱自然环境的文化。文化学者胡晓明认为，“中国人文精神以‘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交接、交配、感应、化合的生命现象为认识论之最后源泉，三千年之中国诗学精诣，即由此源泉流出。”由此看到“诗境”凝聚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凝聚了中国传统

“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一直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而追求人与自身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宇宙人生境界作为自己最高审美理想。

因此，规划设计引入“诗境”概念，其意义首先在于树立规划设计“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这是城市规划设计必须树立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是基本原则，也是最高的要求。所谓基本原则，是指必须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和行动的出发点；所谓最高要求，是指人在审美精神境界上最终与天地同乐而和谐统一。

（2）突破规划设计的“工具理性（规则理性）”和“实用功利主义”现象

“工具理性”再加上“实用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与不合理物欲的混合物）所造成的人文困境前文已有述说，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城市规划业内，“工具理性”表现为一种更低层次的状态，本文称之为“规则理性”。^[1]何言如此？现在城市规划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像或者是傲慢地以为自己是“科学”，由此获得一种科学理性作后台的权威，指望规划设计（尤其是设计）完全像科学（自然科学）那样地运作——这本身就不是科学态度，最终城市规划没有获得自然科学的科学理性，又放弃了艺术情意思维，于是只剩下一些“规则理性”成为评审规划设计成果的金科和规划设计师信奉的玉律。城市规划设计等同于依照标准模式与固定程序进行的“编制”，规划设计师限于扮演标准模式与固定程序下的机器人角色，这种“规则理性”下的标准化生产带来的是成果的粗糙、单一与个性的消失，规划设计师情感不足，规划设计成果不是引导人走向理想的诗意栖居而是走向冷漠的呆板，不是促进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而是走向精神退化。

“诗境”是微妙情感的表现，是灵魂深处的书写，是真心真意的领悟，于是“诗境”是对丰富人性的敏感关照，叶嘉莹说，“诗能为我们带来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灵魂的尊重”因此，“诗境”是对抗规划设计“工具理性”和相应的“实用功利主义”的有力武器。

（3）深化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规划设计理论，寻求规划设计创新的理念与思想升华

现代化发展对于中国城市来讲，除了同样追求国际共同的理想（如生态城市）之外，还有一个中国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即如学者刘

士林说，“当代中国城市的这些问题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部分，在整体上涉及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和谐与良性地再生”。对于中国规划设计师来说，如何通过更高层次的发展使中国城市空间进入和谐与良性再生，必须从重塑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深度与中国文化的表现特点角度去认真思考，故寻求中国文化特色是中国规划设计师的重要责任。

当代规划设计寻求中国文化特色时，照搬一些古代形制与符号当然不失为一条路，但只限于此不免会是流于表面的“矫情”。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2]，寻求中国文化特色最好在饱受中国文化精髓的浸润中自然地流淌出来，而这个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诗文化，中国这特有的诗学文化理应为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既然城市规划设计必然是一个强烈的“人心”介入过程，而要做到规划设计的生态目标，关键要看“人心”以什么方式介入，在这方面恰是中国传统诗文化的智慧，传统诗文化告诉我们以一颗“诗者，天地之心”^[3]的“诗心”去介入，这是在城市建设中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目标的恰当之路。所以，文章倡导的“诗境规划设计”其意义在于深化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规划设计理论，寻求规划设计创新的理念与思想升华，同时对于重建设计领域的中华文化话语权、重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1.3.2 对规划设计理论本质的提升

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神与现代科技文明相结合，规避城市规划理论中的唯功利主义弊端，在现实实践中以诗境的意念，谋求人居环境“诗意栖居”理想的途径和方法，建构一种人类共同追求的、朝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诗化人生和诗化环境为目标的、又同时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规划设计思想。

研究意义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1）走向现代“天人合一”

即古老的人与自然和谐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被剔除了迷信成分之后的现代表述。其中包含尊重自然的内涵，也包含剔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真正人本主义。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一方面反抗“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奴役，一方面防止滑向“人类中心主义”的“唯我独尊”。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阐发人性的光辉，这正是“诗的境界”。本书研究诗境规划思想，表明将规划设计的基本立足点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天人合一”观念之上。

（2）走向对空间文化理想境界的追求

规划设计是对未来生活环境的预测与安排，应该包含对未来发展的理想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工具理性”使规划设计容易陷入一种只顾眼前的功利主义态度，丧失对理想的追求，人们越来越囿于现成的知识体系、常规逻辑、现存体制与技术规范里，想象力、创造力减退。有学者指出提升我国的科学原创能力，是需要理想主义的价值理念做支撑的，目前“功利主义的盛行和理想主义的缺失，是阻碍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后果是造成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薄弱，以及缺乏领导世界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和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

“诗境”中蕴涵着人类无尽的理想，规划设计中引入“诗境”思维，它激发着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3）走向物质空间与精神环境相得益彰

规划设计从直接的行为来看，主要呈现为一种物质空间的安排，但过分强化技术条件的作用、着力过甚，随时间推移，反倒忘记规划设计的原初目的和本质意义，容易滑入“见物

不见人”的误区之中。

“诗境”一端连着人的丰富精神与微妙情感，一端连着物质空间环境，诗境规划设计将促使走向物质空间与精神环境的相得益彰。

（4）走向环境整治的艺术品位

艺术是人类生存的本质而又高级的方式之一，生活离不开艺术，规划设计以创建和谐的人居环境为目的，这不仅是一个环境整治的工程问题，更是一门艺术学问。诗境规划设计的目的之一是促使从一般环境整治走向环境艺术的追求。

（5）走向环境科学与环境美学的统一

环境科学首先是研究环境的“真”，进而用之使人居环境达到“善”的层次，但要进入“美”的境地，还需要环境美学。诗是人类面对这个世界最美的精神之花，诗是在最高的美学境界里认识和追寻这个世界，尤其是在中国，诗一直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是故，本书以诗境入思，是基于对人居环境美学的强烈追求。

（6）走向规划文化精神的表达

一位法国学者曾说“城市规划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技术，因此，不可企求它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严密性，足以证明预定解决方法的选择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降低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反而有利于回归其应有的位置。城市规划通过特定的学科对象显示出人类的文化意义，所以城市规划更为根本的是它在本源上应体现人的文化精神。文明的演进必须以深厚的文化做基础，规划师必须以一种人文关怀来审视规划技术，进而用文化精神来提升规划技术。

诗中所体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正是人类深层文化情感的折射，故而本书对于诗境规划思想的探究，力图有助于填补规划文化的欠缺。